

中國方志叢書·第廿八號

據清光緒十年刊本
清光緒十年刊本
劉毓珂等纂修
影印

雲南省

永昌府志

(全)

sk 60/11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6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壹一版

永昌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畧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事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舊序

秦以郡縣易封建郡守
於一郡事無不兼總以
受成於京師其權與今
方鎮相埒漢中葉置刺
史以主舉刺其位尚在
郡守下厥後刺史加秩二
千石唐宋更設藩鎮郡
守為所屬其權日益輕
然一郡之中地率千里
屬吏數十人凡刑法財賦
農田學校無不與聞屬

吏之賢否皆得舉劾地方

有大利病急可議陳而行

之故郡守得人則一郡稱

治永昌自西漢通中國屬

益州其隸版圖也久山川

秀踞田地開闢物產豐

美相傳有江南之風但

去省治千餘里其地半置

酋長三面皆外域與野人

夷緬為鄰地隔煙瘴人

多剽悍抵瑕隙通衣食

輒涉殺劫奪恆依山谷以

抗將吏故事郡屬土兵有
緩急郡守得徵發控御
撫綏防守之宜而得條件
措置職任較他郡為重
是非淺大體有幹濟者
則邊境有事其憂不止

永昌府志

序

三

一郡夫千里之地凡刑法
財貳農田學校以及屬
吏之賢否地方之利病皆
屬於郡守之一人而已難
矣又况安內攘外為國
藩籬不第閩一郡利

害不幾難而又難乎乙巳
春永昌郡守宣君新其郡
志既成請予一言以序之予
為是其職任之難如此况
居斯官者思所以稱其職
之道焉為夫建置之沿革

永昌府志

序

四

山川之形勢民物之好尚志
已考之詳矣故不復云

乾隆五十年乙巳莫春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雲南

布政使司布政使錢塘

費淳序



舊序

夫一郡之志乘即一郡之
典則也且一代之治人即
有一代之治法有一地之
風土人情即有一地之政
教雖令古今雖異其時

永昌府志

序

五

而人心則一遠近雖異其
勢而教表牙殊是惟在
茲斯土者之準今酌古
因時制宜而已永昌居
法之西極由漢唐以迄
元明雖未置官設吏而

時為邊患自我

朝定鼎以來

天威遐暢罔有不庭而又得前
之賢人君子能宣

朝廷德意化及荒服是以內

而益定多士司里不恭順

永昌府志

序

六

愛戴休易風移外而編
甸諸彝之莫不嚮風慕
義納責輸誠數十年間
鉦銷鼓息斥堠罕驚
欵休武歷代以來未見
此之盛者也余於癸未歲

典守是邦俛焉日有孳々
事無大小悉勉而行之
退食暇檢閱郡志徵求
事蹟考鏡賢良觀夫山
川之隆峻而知盈郭圻圉
封守之宜精嚴也觀夫河

永昌府志

序

七

流之灌溉而知脩堤防之
淤積之宜疏濬也觀夫土
地之平曠而知種桑麻
廣樹藝之宜勸懲也觀
夫人煙之輻輳賢才之代
興而又知恤孤貧安善良

旌節嘉培人文之宜獎勵
而激勵也況乎金齒銀生
疆連外域蒲人暢些居近
版圖倘控制失宜控緝
術又何以持綢停駕馭之
權哉此永郡之志非徒為

永昌府志

序

八

文字觀也蓋所以化民成俗
者在是所以綏靖邊圉者
亦在是雖雖古今代異人
事日增煩簡重輕不常殊
尚因革揆蓋不常異宜也
孝廉節未竟咸登民俗

土風不盡悉載致令考古
 者歎文獻之不足徵是亦
 斯土之缺事而亦官斯土
 者之急務也爰稽舊志
 始脩於羅公綸繼脩於宣
 公世濟計今四十餘年舊
 板剝蝕檔案霉朽不新
 幸梨棗滅恐久而就湮乃命
 儒學廣文及郡孝廉諸
 士子開局從事集思廣益
 缺者補之訛者正之複者
 多之謬者訂之閱九月而

告成俾官斯土者一覽而
 全郡之事洞若指掌未
 求其治之之法先得其治
 之之迹其於石穴行政未
 始無所補云

道光六年丙戌季夏知

永昌府事瀛海陳廷靖

撰書



舊序

永昌舊志成於康熙壬午郡守羅公綸修越八十四年為乾隆乙巳續脩者為郡守宣公世濤迄今又四十一年為道光乙酉郡守陳公恐已往者漸沒於無可稽未來者又苦於無可據而慨然遂以為己任也檄府縣四學集郡紳士詣明倫堂會議增

永昌府志

序

十

脩誅於十月朔開局局設於府學之鄉賢祠簡其學識者分職授事或主之或輔之積三月草創將成公欲其斟酌咸宜而與執事者相面商也今季春迺之於郡署館以藕花書屋每進一稿輒與更定不少疏去其糟粕雋其蕪穢刪其附會鼎新而賁飾之幾閱月工乃成凡廿六卷四十餘

年之事燦著其中而邊務遠謨尤為精密

美哉洋洋乎西南之載其備於此乎余承之保山為永昌首邑亦得標姓氏藉餘光以附不朽幸甚然披而閱之竊有感焉夫民各有俗地各有宜古者仕於其國即遠亦不過千里人情風土皆已夙諳故其治也易為力今則中外一家幅員之廣以億

永昌府志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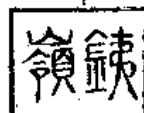
十二

萬計一行作吏或南人而至北或北人而至南時勢情形百不得一而欲拱手堂上使一方之事包吞心府循環目圍豈可得乎至於處一室而知四履窮一日而達萬情如此之才世不數見若有成編可撫其於沿革損益之迹廢墜脩舉之踪得失理亂之機法戒取舍之要孰輕孰重孰後孰

先不待遍歷親經而其機節固已熟習於胸中矣然則斯志之增其有關於治術豈淺鮮哉是役也既廩之供楮墨之費剗刷之用印刷之費不伙於同官不資於公項惟公捐廉獨任之所部里民若不知有此事也者余以屬吏得與贊襄例宜出一言以贊簡末故不媿不文而出之如此

道光五年乙酉孟冬

賜進士出身保山縣知縣鐵嶺高堃謹序



重脩永昌府志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載
治亂別善惡彰功罪其所以華
刑維茲者示勸懲也志則體例
稍殊雖專事掌故而凡邑之忠
孝節烈與夫名宦鄉賢循吏儒

永昌府志

新序

一

行之卓、可風者皆得本據事
直書之義以發其潛德之幽光
使修韻流風足以行令而傳後是
其揚清激濁之意與史固異而同
也永郡自道光二十三年漳回互
門遂肇亂階咸豐初杜逆起大

永昌府志

新序

二

理滇中郡縣相繼淪喪永郡於
辛酉六月失守城陷後撫賢堂鷄
板橋諸邨程沒死拒十日計城鄉
中閭閻家殉難者十有八九視他邑
受害尤烈藉非節義之氣固能
人心則奔甲倒戈輸誠納款之為
方且爭先恐後安有愚夫愚婦
歸明知釜底之遊魂而甘作刀頭
之怨鬼哉迄今十餘年未城池
依舊村舍增新每與父老談及
從前啓釁之由戰鬥之狀外車
之慘輒為唏噓墮涕者久之吁

人往風靡年湮代遠沒使老成
凋謝不幾令取義成仁完貞盡
節者湮沒而不彰乎此郡志所
宜亟加修輯也癸未冬 珂由汴安
移守是邦適年續脩通志之檄
因以捐修府志為請又得都士
朱昌府志 新序 三
集賢出力用以告成爰不揣謏陋掇
拾數言以敘大畧俾後之覽者咸知
愛名節而恥穢行以未始非風化人
心之助也至於疆域山川人民田賦官制
廟宇等類間有沿革損益者悉
附舊志之末以不復贅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中
漸知永昌府事大城劉毓珂敘



乾隆十一年原修永昌府志姓氏

永昌府知府	羅綸
永昌府同知	李文淵
加越州知州	唐翰弼
保山縣知縣	程奕
永平縣知縣	姚孔鎰
永昌府學教授	段鵬翥
永昌府學訓導	馬之禡
永昌府學教諭	李載膺
山縣學訓導	何仁賢
越州學正	段銓璋
越州學訓導	袁應秀
平縣學訓導	聶綴紳
昌府經歷	鍾呂
山縣典史	陳維城
昌府貢生方來賀	廩生張鳳翽
山縣廩生張德昇	陸仲舒
周于德	閔朝弼
李弘毅	

乾隆五十年重修姓氏

永昌府知府	宣世濤
永昌府分防龍陵同知	金岳
騰越州知州	朱錦昌
保山縣知縣	潘玉
署保山縣鴻慶州知州	瑯瑣
永平縣知縣	周于德
署永平縣知縣	苗序濂
騰越州判署順甯縣	甘士毅
永昌府學教授	袁人龍
永昌府學訓導	孫輝祖
騰越州學正	劉芳韻
騰越州學訓導	宋復
保山縣學教諭	任聚仁
保山縣學訓導	栢熙葉
永平縣學教諭	楊鶴舉
永平縣學訓導	張冕
騰越州判	陳炳

永昌府司獄繆錦

龍陵廳巡檢馬星燦

施甸巡檢李世麟

杉木和巡檢彭尚禮

署
龍
川
江
巡
檢
戎
辰

騰越州吏目趙懷紀

保山縣典史江沛如

署保山縣典史韓善教

永平縣典史郝杜

永昌府志

姓氏

三

廣東澳門同知永昌府舉人陳國祜

江西安仁縣知縣永昌府舉人馮翔漢

廣西直隸州學正保山縣舉人袁慶典

保山縣副榜王百祿

永昌府拔貢陳令憲丁丑潤

永保貢生甯毓賢朱紀程宋儵莊飭南陸有濯

永得生員卻其位陳于上王兆楷 劉汝敬 盛時廣

趙云宋陳儼白桂待以恭龔鑑

陸自溶 劉采珩 王壽 丁鈞

永昌府繕寫吏書王兆元 劉鮮殷 序黃遵

楊森

永昌府志

姓氏